

門鈴

歲婷將雞蛋打進碗公時，耳邊傳來若有似無的門鈴聲。聲音或許已經持續了幾秒鐘，但因為她正嘗試單手打蛋，全神貫注的關係，等到回過神，也不確定剛才是否真的有人按鈴。

第一顆蛋很完美。歲婷暗喜，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，她想，隨即又覺得可笑：做甜點每個環節都不容許出錯，即便最後送進烤箱，只要手癢多掀幾次門查看，都會使溫度下降導致失敗。反觀單手還是雙手打蛋，實在無關緊要。做作！想到這裡，歲婷真的笑了，感受自己露出上排牙齒。

但歲婷還是繼續練習用單手打蛋。她朝心裡那個聲音喊：做作才好！烹飪班的太太們，課堂上聊天為重，偶爾動手又嚷怕髒怕燙怕油爆。只有自己用心聽講，甚至錄下老師的洋蔥荷花雕回家複習，主要是不想讓別人覺得她跟那些貴婦一樣，上烹飪班只是在殺時間——五花八門的殺法，因為她們現在最大的敵人，是留白過度的時間。所幸太太們都算駕輕就熟的戰士，沿競爭對手的屍體拾級而上，抵達醫生娘的位置，好比方太和廖太。張太例外，聽敏敏說，張太是陳院長唯一千金，相比這群死命抱緊天鵝頸的癩蛤蟆，她是天鵝王下的一顆金蛋。回到蛋上，總之，不管雕洋蔥還是單手打蛋，都是回家練習為宜，課堂上禁止過分賣力，比如伸長腰桿擀麵，袖口沾上麵粉，優雅盡失，下課合照時彷彿太太們的女佣。

單手打蛋的訣竅只有心無旁騖。歲婷右手食拇指捏著蛋尖，無名指和小指則托著鈍端，輕輕在碗緣敲兩下。蛋殼上出現一條整齊的裂痕，並未產生太多細小裂縫，代表力道與角度剛好。接著，手指向兩端剝開的力道要盡量平行。專注。歲婷右手使勁，感受蛋殼上即將的板塊運動。

門鈴陡然響起，這次歲婷清楚聽見了，思緒從寧靜的深海急速上浮，感官鼓脹。全身從大腦到指尖顫了一下。

碗公裡已經躺著零星幾片蛋殼，蛋黃掛在指腹，蛋白正從指間緩緩流下。歲婷在心裡罵了一句髒話，一邊用半枚蛋殼戳進蛋液中打撈，偏偏有一片米粒大的蛋殼沾附在蛋黃旁，幾番嘗試，左躲右閃始終撈不到。她深呼吸，猛然一鏟，終於勾起那枚碎片。洗手時回頭看向碗公，其中一顆蛋黃已經破掉，瑟縮在碗緣，汨汨像臉上一枚擠破的膿痘。

「Shit！」這次，歲婷罵出聲音來。

就讓門外的人等，歲婷賭氣決定，一定是那個送貨的！重新打蛋比較要緊。這次她乖乖用雙手打蛋。抬頭確認牆上時鐘，四點半，大概是這個時間沒錯。禮拜二，歲婷才氣沖沖地去百貨公司退攪拌棒。我第一次用就故障，連一把蒜頭都沒絞到，我要退錢！櫃台人員婉轉表示無法證明是否屬於人為損壞，又說實體通路無鑑賞期。最後，她勉強接受專櫃經理給的現金券，以及修理後免費送至府上。

就讓他們白跑一趟！想到剛才兩顆報廢的蛋，歲婷決定不開門。現在碗公裡總算累積三顆蛋黃完整的雞蛋。她拿一支鈍圓的木湯匙，謹慎地將蛋黃舀到攪拌盆裡，並於腦海中再次確認步驟：蛋黃和麵粉先拌好備用，易消泡的蛋白霜最後才打發加入，中間空檔可以做檸檬醬——這樣的順序最剛好。畢竟甜點一旦開始動手，過程基本上不能耽誤，舒芙蕾尤其如此，屬於一氣呵成的藝術。歲婷端起秤好的麵粉過篩，右手輕輕拍著紗網，攪拌盆裡覆蓋一層薄薄的雪。

雪，歲婷瞪大眼睛，腦中悠哉漂浮的氣泡驟然破裂。張醫師和張太應該上禮拜就從富士山回來了，今天可能就來送代購的商品。其實，不管是張醫師之於勝德，或是張太之於歲婷，理當都是自己跑一趟張家。偏偏張太喜歡去各家串門子，說那樣比較熱鬧——熱的是張太，鬧的是諸太太——歲婷觀察張太每回做客，堪比領主巡視受封的領地，被欽點的太太無不將家中徹底打理一遍，由內而外布置出張太認可的生活格調，同時將礙眼俗物藏到屋子的背面，緊急剖腹也得娩出一間全新的樣品屋給她。尤其張太往往乘興而行，有回歲婷得知眾太太們約莫半小時後拜訪，恰巧也在家的勝德目睹老婆像被誰轉上發條，一溜煙自沙發跳起，將餐桌上大包小包零食一把掃進櫥櫃，停了半晌，又改塞進水槽下方、瓶瓶罐罐遮擋而永無天日的死角；隨後取出深綠色亞麻桌巾，在餐桌來回調整，使兩端垂下的布料等長。

「你這樣好像我當兵的時候，每天比別人早起半小時，摺蚊帳棉被、整理內務櫃。」勝德笑著對她說明，他如何用卡片將棉被刮出直角，以及用加厚的毛巾遮蓋內務櫃深處的菸盒。

平常勝德的笑是迷人的，粗獷的酒窩、淺淺的魚尾紋、銀黑交雜的短鬚，

炭筆勾勒的成熟韻味，使葳婷願意聽他講任何瑣事，甚至饒富興致地抓著句子的尾巴追問。但那天她轉頭瞥向躺在沙發上的那團肉，便命令其要不脫掉汗衫四角褲、換上成套的居家服，要不把自己塞到臥室的衣櫃裡。

那回葳婷準備現榨果汁和無糖綠茶。張太見狀，轉頭向大家說明：「我知道葳婷的果汁都是自己打的，但你們知道一杯柳橙汁等於四顆柳橙的熱量嗎？還沒有膳食纖維。」一番諄諄教誨，果汁順利滯銷。葳婷暗想自己賭對了。

距離門鈴響起已經過去大概五分鐘。五分鐘！她讓張太等了五分鐘！還是專程來送代購！其實，她們這群人哪敢委托張太，根本是張太兩週前在群組裡上傳一連串愛馬仕的絲巾、涼鞋、墨鏡，說日本的專櫃就是不一樣，還詢問大家可不可愛。葳婷思索片刻就明白，但還是不比身經百戰的方太廖太。幾個太太已下訂完成，她連忙認領了幾項還算實用的飾品。後面手腳更慢的，有人買了一顆地球儀。

葳婷連忙走向玄關，但又突然急煞：張太不可能隔了五分鐘還無聲無息，十秒內門還關著就會有第二聲了。明白這番道理，她整個人又放鬆了。回到廚房，她將打蛋器插入攪拌盆中，首先選擇低速檔，讓互不隸屬的蛋黃、牛奶、麵粉溫柔地擁抱。打蛋器不時敲擊盆底，掌心傳來一陣陣微弱的酥麻感，使她的雙手不自覺抓緊盆緣和打蛋器。材料很快交融成一股鵝黃色漩渦，隨轉速提高，幾滴麵糊噴濺至圍裙，她不自覺伸長手臂將鋼盆拿遠，身體往後縮。

門鈴又響了。

家裡的門鈴是一段八小節的古典樂，開頭悠揚的提琴聲，節奏逐漸加快，最後收於一聲振聾發聩的大鼓。隨著樂音，葳婷一時之間不想停下攪拌，「來了！等——」她喊，但喉頭旋即緊縮，響亮的聲線因此拖上一段壓扁的尾巴，像女高音在曲終被自己的裙襬絆了一跤。她知道在廚房再怎麼喊，聲音都傳不到門外。

好不容易麵糊攪拌均勻，葳婷放下廚具走向玄關，彎起右臂，用手肘頂了一下對講機的顯示鈕。名片大小的螢幕亮了起來，對門王老師家的半扇門板以及一旁頂天的鞋櫃，在魚眼鏡頭下變得歪歪扭扭。沒有半個人影。

會不會是剛好站在鏡頭的死角？葳婷想，的確有那麼幾次發生這種狀況。

十枝手指都沾著麵粉麵糊，她再次抬起右手肘，頂了一下通話鍵。

「請問是誰——？」

接連喊了幾聲，卻遲遲沒有回應。葳婷正感奇怪，卻想起家裡的對講機最近頻頻故障，有時是門外的人講話傳不進來；有時顛倒成裡面的人講話傳不出去，現在也許是後者。

也不能排除惡作劇的可能性。半年前，某個禮拜他們家頻繁響起門鈴聲，打開對講機卻不講話，螢幕裡又看不到人，就算開門，整條走廊四顧空蕩蕩。最後勝德忍不住，躲在王老師家鞋櫃後方，一舉將惡作劇兇手人贓俱獲。原來兇手按完門鈴，便一溜煙躲進開延長的電梯裡。

葳婷直覺地認為不要開門，並在心裡快速盤點：應該沒有哪個親友約好要來坐坐的，況且都快五點——也許凱凱放學回來了？去年，葳婷還會站在大樓門口，長頸鹿般伸著脖子看娃娃車從圓環駛近，慢慢減速，最後在大樓門口停下。凱凱喜歡從車子最上面的階梯跳下，母子倆一邊往回走，一邊討論晚餐的菜色。自從凱凱升上大班後，葳婷便訓練他獨立，自己搭電梯上樓。以他的身高鏡頭的確可能照不到。

葳婷用右手腕朝門板敲了三下，輕、重、輕。自從對講機出狀況，她跟凱凱約定好，如果媽媽一直不開門，就敲他們的摩斯密碼：一個人敲輕、重、輕；另一個人敲重、輕、重。這條約定確實使用過一兩次。敲完門，葳婷低頭等待，幾秒鐘過去，並沒有回音。再一遍，輕、重、輕。依然沒有。放下忐忑，她轉身踱回廚房。

葳婷將攪拌盆封上保鮮膜後放入冰箱，並持抹布簡單擦拭剛才噴濺的麵糊，桌面很快就恢復乾淨。接著是檸檬醬，葳婷一邊在心裡盤點，一邊甩乾手上的水珠，並推開連接後阳台的紗門。陽台設計了一小區香草植物，傍晚的日光服貼地鋪於地磚，上面拓著鐵窗花疏密有度的影子，像一張織著曼陀羅的羊毛地毯，赤腳也不會覺得冰冷。葳婷雙手抱胸，上半身前倚在女兒牆上，凝視著城市天際線網羅的橘紅夕陽，全身的毛細孔似乎都打開了。

夕陽，將她和勝德的每一幀回憶都仔細地燙金。葳婷記得那天下午，她跟張醫師的診，那時他剛升主治，病人極少，總是利用看診空檔讀論文，不時皺

眉，一語不發。

診間的門突然被敲響。

歲婷連忙起身，想告訴病患要先在門外插卡報到。可是門輕輕推開，探出一張俐落成熟的臉，搭配整身筆直的西裝。

「張醫師好！」儘管伴隨些許喘息，西裝的聲音仍然很有磁性。

「你是？」

「我是松田的小顧！您好，我們藥廠有幸長期和貴科合作，原本的 Kate 最近請產假，暫時就由我接手。」西裝將端著的星巴克堆到診間桌上，歲婷也分到一杯。杯身用膠帶貼著西裝的名片，顧勝德。歲婷覺得這個名字跟他打理得宜的外表十分稱頭。

「另外啊，最近醫師節要到了，我特地代表松田，來感謝您對我們藥廠的肯定。您平常在醫院也辛苦了。」勝德說著，一邊又將一只精美提袋放到診間後方的矮櫃上。

「不辛苦啊，呵，」張醫師似笑非笑，轉頭看向歲婷，「妹妹，你說我們目前才看了幾個病人？」

歲婷比了一個數字。

「喔——一定是因為張醫師很有醫德，病人狀況穩定後就沒有常常叫回來追蹤了。」勝德壓低聲音，「我平常跑其他家醫院，老實說有些啊，病人明明就已經沒事了，還一直約回診。那些老人家順從性又高，還以為醫生真的好。」他繼續說，「他們如果遇到張醫師，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仁心仁術。」

一連幾句俏皮話，張醫師被逗樂，連連搖手說沒有。直到下一位病患的報到通知響起，勝德才又彎著腰，滿臉笑容地離開診間。

也許勝德真的帶來好運，他離開之後，一連來了好幾個現場加號的病患，張醫師雙手飛快地開單，連帶歲婷也忙進忙出。打開診間的門，候診區仍然坐著好幾排人。已經接近黃昏了。

正當歲婷向一位病患講解完檢查室地點，準備回診間時，一聲急促的呼喚叫住她。

「護士小姐！」

歲婷循著聲音，是勝德。

「對不起，請問你跟的是張戌醫師嗎？」他在她耳邊壓低聲音問。

「呃，我是跟張戌醫師耶？」歲婷遲疑地答，並隱約想到，好像隔壁的腎臟科，有個主任就叫做張戌。

「Fuck！我剛剛太趕了，沒有看清楚就直接進去……」勝德懊惱地敲著額頭，模樣與剛才的幹練反差之大，竟有點惹人憐愛。

「顧先生——不然我幫你跟張戌醫師說說看，然後把禮盒拿出來？」

「不不不，禮盒送了就送了。」勝德眼睛緊閉又睜開，「喔，護士小姐，倒是有一個忙只有你能幫我。那個禮盒裡面有一張原本寫給張戌醫師的卡片，趁張戌醫師還沒發現，拜託你幫我拿起來好嗎？丟掉就好了。」勝德誠懇地看著歲婷。隔不到半公尺的距離，對方琥珀色的瞳孔，她感覺自己快要被凝固在裡面。

歲婷迷迷糊糊地答應了，回到診間，才苦惱如何偷天換日。後來，她趁張醫師做完理學檢查、轉身打電腦之際，藉故洗手的名義繞到矮櫃旁，以水聲掩蓋，伸手進去那只提袋掏拿。裡面有盒包裝精美的烏魚子，以及一張粉藍色的小卡片。

再次出診間，歲婷朝站在窗邊的勝德揮了揮手中的卡片，同時比了個ok。勝德則雙手合十朝她做出膜拜的姿勢。夕陽湧上他的右邊臉頰，隔著英挺的鼻樑和唇峰，影子一路朝左臉蔓延，像一個人側著臉和他親吻。

張醫師一直到接近八點才消耗完所有的病人，歲婷將診間收拾妥當，鎖上門，才發現熄燈的候診區，遠遠有一支手機螢幕還亮著。

勝德坐在那裡。

晚上，他堅持請歲婷吃一頓高級火鍋，說是感謝她替自己解決職涯最大危機。那是初出茅廬的歲婷吃過最奢華的涮涮鍋，所有食材都由專人下鍋，精準拿捏烹煮時間；蝦蟹替顧客剝殼是基本，連玉米都一粒粒切下來，放在小碗用湯匙舀著吃。收尾的雜炊，更沒有一般火鍋湯煮完所有食材的混雜味，反而揉

和每樣食材的特色，蔬菜的甘、魚貝的鮮、和牛的甜，被芙蓉蛋花井然有序地拼貼。就連不起眼的杏仁豆腐，一嘗都直逼專賣店等級。

勝德一入坐就迅速點好菜。葳婷回到租屋處，上網查菜單，隨便一個套餐的價格都超過烏魚子。

勝德後來數度約葳婷出去。她從醫院下班多半是黃昏時刻，兩人習慣沿著信義區一帶的百貨公司散步。信步繞進一間裝潢高級的義式冰淇淋店，葳婷貼著冷凍櫃猶豫再三，勝德低頭輕聲說，想吃什麼，都買。

「啊……每個看起來都好漂亮、好好吃喔。不然，你幫我選好不好？」

「呵，那就——pistacchio 好了。」

葳婷沿著勝德的手指看去，是她第一眼就跳過的口味，一盆綠綠稀稀像鼻涕一樣。

「皮斯塔……奇歐？是什麼啊？」

「欸，你先不要問，知道中文是什麼，你就會有既定的想像了。先吃吃看！」

葳婷接過店員遞來的試吃，小心地舔了一口。一股濃郁的堅果香氣竄入鼻腔。她睜大眼睛，將整根木棍含進嘴巴。

「好吃吧，每當我業務不順或怎樣，就會吃這個口味轉換心情。」

「我第一次知道冰淇淋還有這種口味耶，你再說一次叫什麼？」

「Pistacchio。不過，那是入門款。我推薦你另一個口味，Malaga。」

勝德向店員指了另一盆乳白色的冰淇淋。

「這個口味很大人，要接受不容易。不過一旦習慣，你會愛上它的深度。」

葳婷吃了一口，嘗到濕潤的果實，但竄出更多又辣又苦的酒味。果然需要很多的勇氣。

葳婷最後選擇前者。

行經一處廣場，路人圍成一大圈，幾個街頭藝人正在表演雜耍。葳婷擠在外圍，目不轉睛，直到手指一陣冰涼，才發現冰淇淋已經稍稍融化。一張濕紙巾很快遞了上來，勝德的大手。原來他沒在看表演。吃著冰，葳婷的臉卻更熱了。

每次約會結束，勝德總是替兩人叫計程車。上車，他會先報出自己的地址，他說，除非她願意透露，否則他不會主動詢問她的住處。勝德家到了，他塞給司機雙倍的費用，說是小姐的車錢，然後不等葳婷反應便下車，站在車外揮揮手。

直到某天葳婷返家，太陽將頂加的鐵皮屋熨了一整天，燠熱異常，她終於決定撥了電話。十幾分鐘後，一台賓士車抵達。勝德將她倉促打包的紙箱通通搬進後車廂，他握著坐在副座的她的手，帶著無限愛憐，彷彿她是紙箱裡鑽出的一隻貓。

車子開出小巷，兩旁高聳的商業大樓如同柵欄，嚴密地，將原本的租屋處封鎖，滿眼深不觸底的黑暗。葳婷看向前方，賓士車燈熾亮，寬闊的路面、炫目的廣告燈箱，車子就直直地駛進那幅輝煌的畫裡。

回神，葳婷緩了緩澎湃的情緒，看錶，所幸只過了幾分鐘。她拿起園藝剪刀，撥開檸檬盆栽繁盛的枝葉尋找適合的果實。視線餘光瞄見公用走廊的玻璃窗後有一個人影。

人影正對著玻璃窗充當鏡子整理儀態，高高的馬尾甩動幾下垂回後背，然而夕陽反射，關鍵的臉孔卻不那麼清晰。葳婷的視線並未在女人貼身的針織衫和筆直單寧長裙停留，反而聚焦到她左肩背的白色膨膨雲朵包。一身的俐落凸顯包包的突兀，尤其背帶上掛著大大小小的吊飾，彷彿能聽見走路時那些鈴鐺和娃娃彼此碰撞的聲音。甚至別了一朵彩虹花，每片花瓣都選用飽和度最高的單元色。

——溫蒂老師。

雖然學期初葳婷因故缺席家長座談，但她猜測走廊上的女人應該就是凱凱常常提到的幼稚園老師。大概是家訪，曼徹斯特幼兒園在這方面做得很勤奮。況且還有上週的那件事。

其實葳婷不太喜歡客人來訪，張太是不得不，但她對於其他女性逗留過久的視線感到窒息。女人都是刻薄的評審，評了十個有九個給低分，剩下一個綜合條件不錯的，也要硬湊項缺點來扣分，直到比自己低分。約在咖啡廳，起碼受評價的只有這副身體，做足準備尚能應付；在家裡一不留神，處處都會出現破綻。她的破綻太多了。

上周四午後，葳婷正在烹飪班學做松露野菇燉飯，置於桌面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，來電顯示溫蒂老師。她原先打算讓震動自行停止，繼續將炒好的配料和生米倒入平底鍋中，加入一勺海鮮高湯準備開始翻炒。但旁邊流理台的敏敏似乎也注意到了，葳婷只能接起手機——如果讓敏敏發現自己拒接幼兒園的電話，事情會變得很複雜。

「喂？」葳婷一隻手抄起手機，另一手拿著木鏟在鍋中攪拌。希望敏敏沒有看到是誰打的。

「曼徹斯特幼兒園您好，我是 Wendy 老師！」手機傳來高昂的聲音，「請問是 Ken 馬麻嗎？」

溫蒂老師將「媽媽」唸成「馬麻」，擅自拉近距離，像一個不速之客才剛坐下，就將椅子不斷向前拽。葳婷十分抗拒這種侵略性的熱情。

「是的，我是家凱媽媽。請問是溫蒂老師嗎？」

「愛，Ken 馬麻好久不見。請問您現在方便講電話嗎？」

「呃，可以啊。不過我現在正在外面上烹飪課，有點忙，可能要麻煩老師您長話短說唷。」葳婷刻意蹲下，掀開烤箱門又重重關上，發出響亮的噪音。

「哇，您真的好賢慧喔！Ken 有這樣會變換花樣的馬麻，每天回家吃飯一定都得很開心。」

葳婷配合地發出一點乾笑。

「那我就長話短說喲。是這樣的，Ken 有時候會不太想吃午餐，老師如果鼓勵他多吃一點，他好像就會比較反彈——」

「會不會是家凱真的吃不下了呢？有時候我們早餐讓他吃得比較多，上午如果沒有動態活動，那麼也許他真的不餓。」

「Ken 馬麻，我知道會送孩子來曼徹斯特的家長，白天都日理萬機，我們絕對不會因為小朋友只是一兩次不吃飯，就貿然打電話打擾您。而且，曼徹斯特十分鼓勵孩子表達意願，也盡量尊重。當孩子明確說出自己不餓的原因，如果合理，我們絕不會刻意強迫他們吃完所有的東西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就算孩子的理由比較不那麼……嗯，怎麼說呢……？reasonable！像是他就是 in the mood 不想吃，老師也會想辦法告訴他不吃午餐的後果，比如下午會很餓啊、失去跟同學一起吃飯的樂趣等等。讓孩子學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」歲婷感到自己的耐性即將用罄，小朋友每天被餵食這種拐彎抹角的語法，難怪沒胃口。「我想老師可能會擔心，我是那種聽到孩子說在學校沒吃午餐就大驚小怪的家長。其實，我十分尊重您的專業與作法。非常謝謝您特地打電話來告知我這個情況，我們以後會注意早餐的份量的。」歲婷一口氣說完，不留任何插話空隙。

「Ken 馬麻，真的很感謝您支持曼徹斯特的教學理念。您好像真的很忙，所以我就直接說了，」歲婷以為終於結束，但溫蒂老師似乎才正要進入重點。

「——想請問您有沒有曾經觀察到 Ken 表現出暴力行為？」

剛好敏敏正在爆炒什麼東西，帶水的食材丟進油鍋，發出逼逼啵啵的油爆。緊接著一連串鍋鏟清脆的翻炒聲。

「喂……喂！Ken 馬麻，你有聽到嗎？」

「喂，不好意思，烹飪課比較吵，您剛剛說什麼我沒有聽得很清楚。可不可以麻煩老師再講一次呢？」

「喔，我是說，Ken 在家裡會不會偶爾有——稍微大一點的動作？」溫蒂老師恢復了原先的婉轉。

「大一點的動作——」歲婷原本想請老師舉例，但直覺告訴自己不要。「我認為應該沒有吧……」她停頓，模擬思考中的短暫沉默，「啊，是不是我先生會陪他玩超人遊戲？小男生都愛死英雄啊、超人了。他爸爸可能在玩的過程中沒

有同時提醒他——」

彷彿幼教執照被否定，溫蒂老師語氣罩上一絲不滿。

「或許跟那也有關係吧。可是 Ken 有時候會拿餐具丟人。當然，暴力行為在曼徹斯特是嚴格禁止的！坦白說，我現在會打給您，就是因為剛才午餐，Ken 朝 Jane 丢了一根筷子。」

聽到 Jane，歲婷頓時眼前一黑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誰不惹，惹到張家的千金。她吃力地再度確認。

「不好意思，請問 Jane 是指張成醫師的女兒，筱臻嗎？」

電話傳來欣喜的消息。「我是說 Jim，不是 Jane。」可能怕她聽不懂，溫蒂老師補充：「就是羅家的兒子，灝鈞。我記得您跟 Jim 馬麻是好朋友，對吧？」

歲婷起先恨死幼兒園取英文名字的規矩，現在卻覺得有點慶幸。她立刻看了敏敏一眼，確認她正細心地幫燉飯加入最後一次的高湯。看來自己是第一個知道的人。

「是是，我和 Jim 媽媽是好朋友，事實上，我們現在就一起在上課呢！」歲婷急急地回，「想請問 Jim 有怎麼樣嗎？」她將音量壓低，以防敏敏聽到。

「我們都是給孩子用矽膠餐具，所以不可能會受傷。」溫蒂老師再次強調，「其實那根筷子並沒有打到 Jim。只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行為，我們必須告知您。」

歲婷第二次感到慶幸。沒有傷到人，那就很好處理。「我了解了，感謝老師在第一時間就打電話告知我。我想，既然 Jim 的媽媽現在就在我旁邊，可不可以由我親自向她轉述並道歉就好呢？」

溫蒂老師稍顯遲疑，似乎在評估這個建議的適當性。

「如果由老師告知，我怕以 Jim 媽媽的個性，難免會對您產生一些責難。尤其老師不是不知道羅律師有時候會小題大作，如果造成老師的麻煩、甚至影響曼徹斯特的名聲就不好了。我認為由我來向她說明，說是小男生之間的打打鬧鬧，加上我跟她的交情，這件事就會這樣過了。」

當幼兒園的午休結束鐘聲從手機那端傳來，歲婷知道自己勝券在握。老師

們要趕回去伺候那群小閻羅王。

「那這件事就拜託 Ken 馬麻了。果然還是打給您比較好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下午的課程要開始了，我先去忙了。」溫蒂老師急急地說。

「好的，謝謝老師。」

「對了！」

葳婷又嚇了一跳。

溫蒂老師停了半晌才開口：「其實那根筷子飛過 Jim 之後，有輕輕戳到後面一桌的 Jane 的背部。」她吞了一下口水，「不過 Jane 根本沒有發現。總之，還是要請 Ken 馬麻多多注意一下 Ken 的行為喔。」

「知道了，謝謝您。」在僅存的得體耗盡之前，葳婷急忙掛上電話。

注意力回到燉飯上，葳婷發現自己攪拌燉飯的手不知何時放下了鍋鏟，輕輕撫摸著右臉頰。她將瓦斯關掉。刮去燉飯表層，接近鍋底的部分全焦了。幸好是不沾鍋，她輕巧地將燒焦的部分鏟起來丟掉，鏟不乾淨的碎屑，等會多撒一些黑胡椒和松露片掩蓋過去好了。

抽空，葳婷一個人跑去烘焙教室的廁所，對著鏡子好一陣端詳。出門前搽上的名牌粉底，萬幸還沒脫妝。

葳婷當然沒有跟敏敏提到這起意外；至於凱凱，她在心裡猶豫幾下，最後決定不過問。至少真的沒有在家裡見過凱凱動手。說不定溫蒂老師其實把故事掐頭去尾——即使凱凱真的動手，其他人未必完全無辜。僅僅因為自己是家長群裡最弱勢的。

在學校犯的錯，留給老師去教吧。

走廊上的女人換了個站姿，雙手將脫下的駝色風衣抱在胸前，呈現出等候的悠哉姿態。乾脆就不要開門招呼，葳婷決定。反正對講機壞了，剛才自己一連串詢問並未傳出去；至於敲門聲，一般人聽到也會回敲吧。所以，溫蒂老師大概以為家裡沒人，就算她恰巧看到陽台上的自己，也無從判斷。她們畢竟並沒有真的見過面。

打定主意，葳婷帶著剪下的檸檬輕快地走回廚房，著手製作檸檬醬。她將

檸檬盡數泡進一盆清水，並持海綿簡單刷去表皮的髒汙，再用乾淨的紙巾仔細擦拭。歲婷將表面有黑斑的檸檬剖半，再從櫥櫃搬出手動榨汁器。陶瓷的榨汁器捧在手裡沉甸甸的，榨起汁來底座非常穩固。曾經買過不鏽鋼的，輕固然輕，一個施力不對，整座榨汁器轉眼就打翻了，而且金屬遇到酸，總是讓她懷疑有聞到一點鐵鏽味。

歲婷戴上塑膠手套，開始榨檸檬。她將右手掌弓成半圓，拾起半顆檸檬，看準扇形果瓣中央的白色纖維，朝榨汁器尖端磕下。第一下最為用力，等到檸檬中央被壓出凹陷後，就可以旋轉手腕輕鬆榨汁。省力的祕訣，在於先用水果刀往檸檬果肉裡深深劃上幾刀，破壞堅韌的纖維，還可以榨出更多汁液。烹飪課還是有點用的。

掌握榨汁的力道和巧勁後，果汁沿著榨汁器邊角溫潤的葉片不斷流下，在底部累積出淺淺的一層汁水。歲婷很快就將採下的檸檬榨完了，她小心地將檸檬汁倒進量杯裡。93 毫升，偏偏就差一點，食譜上寫 100 毫升。勝德嗜酸，過往做甜點，自己還會刻意增加檸檬的用量。她決定再去陽台確認，也許還有可以採收的果實。

才推開陽台門，歲婷卻又立刻構住門把，用力往回拉。

在門板猛烈撞擊門框、發出巨大聲響前，另外一組震耳欲聾的聲音來襲，是自己紊亂的心跳。前所未有的驚惶，使歲婷不得不伸手掐緊脖子，以防心臟就要自喉嚨蹦出。

她看到那個女人的臉了。

歲婷轉過身，口腔乾燥如沙漠，吞下的口水彷彿強酸腐蝕著喉管。她的雙腿像圍裙的兩條綁帶軟軟垂下，靠著背將全身的重量倚於紗門，雙臂縮在身後，手指依然緊扣著門把。

那是一張很乾淨的臉，無需過多修飾，基因本就編寫著漂亮。不，用漂亮太籠統，歲婷有十足的自信，即使自己已非二字頭，砸錢，就始終不會落出漂亮的一個標準差之外。任何美容秘方，吃的、擦的、打的，她經驗老道。張太有任何美容問題，頭一個諮詢的都是自己。但走廊上的女人，清新、脫俗。眼睛像養在眼窩的兩顆珍珠，細框大圓眼鏡絲毫未遮蓋一分靈動，對著陽光仍有

一閃一閃的光芒。鼻子堅挺，卻是歸功於膠原蛋白，絕非矽膠或玻尿酸可比擬。嘴唇只抹透明的唇膏，朝氣蓬勃的血液漾著自然的粉紅，彷彿全天下的口紅都是摻多香料的油漆。歲婷一眼就明白了，不需要最先進的探頭、太昂貴的精華液，勢必也沒有遵循任何飲食計畫。年輕。所有女人窮盡一切追求的金蘋果，一個女孩經過，順手就摘下。

歲婷偷偷摸摸將紗門推開一條縫，第二眼，她注意到女孩玲瓏的曲線。胸口隆起的兩座小山丘，安放在嬌小的身軀上竟十分勻稱，再大一號就徒具色情。腰身讓歲婷想起前段時間 K-POP 女星掀起的熱潮，拿一張 A4 紙就能遮住自己的腰，女孩的腰大概只比那種程度再寬一點點。臀部倔強地忽略地心引力，既圓且挺，堪比兩顆剛出爐的饅頭。全身的肌肉脂肪都乖巧地按照黃金比例分布，尤其貼身的針織衫將每項優點都劃上螢光筆。雙手抱於胸前，深綠色袖口縫有一圈碎花，像橫抱的兩束玫瑰。

不論是現在或者在手機裡，都是女孩大搖大擺地闖入。平常歲婷偶爾瞥見勝德的手機，一整排藥廠群組，頭貼多半是 Line 預設的圖樣，至於哪位醫師或同事，如果不是本人照片，也不外乎風景、跑車、名錶。因此，突然看到一枚風格大相逕庭的漫畫頭像，自然引起歲婷注意。

某回歲婷趁勝德睡著後，躡手躡腳走進書房，從公事包翻出他的平板。勝德曾經將平板忘在家，緊急請歲婷幫忙操作一道程序，她便悄悄記下密碼。

歲婷找到那枚頭貼，仔細看，是手繪的童趣風格。莫蘭迪色背景，裡頭的 Q 版人物雙手撐著腮幫，水汪汪的藍色瞳孔漠然，凝固整螢幕的憂鬱。文青女孩幫自己取了二次元的名字。璃紡蕾比。進入個人頁面，裡面只寫一句話：

When you want something, all the universe conspires in helping you to achieve it.

會放這種話在自介的人，不是直銷就是學生，歲婷想，點開整串對話紀錄。

——今天你在溫醫師面前表現不錯。我看這個單是穩了。

——是勝德哥教得好 😊 我只是依樣畫葫蘆而已~

——跟你同期的，也不是每個都和你一樣啊。主要是你有慧根，我一點就通

了。

——討厭 😠 勝德哥好色 是要幫我通什麼啦~

——嘿嘿，今天的火鍋有吃飽嗎？

——嗯 是吃很飽啦…… 😊

——不好吃？

——勝德哥這麼懂吃 去的店當然都超好吃的啦 🍳 不過你知道女生沒有在追求飽 我們比較喜歡漂釀的餐廳 😊

——喔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因為我都吃火鍋。

——那下次換我帶勝德哥去吃全台北最好吃的早午餐 怎麼樣 😊

——早午餐？那種東西能吃飽嗎？

——我保證 一定又精緻又有份量 如果你沒有吃飽 那我給你吃好了

——*我的那份

——呵呵呵 打字太快了 😱 😱 勝德哥不要想歪喔 😊

——哈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老婆了。

——對啊 我知道你最怕老婆了 嘻嘻 😊

——我的貓咪在叫我了 明天再聊吧 😊

——勝德哥晚安 😊 😊

女孩傳了一張貓咪打哈欠的貼圖。

對話紀錄滑到底端，葳婷告訴自己這不算什麼。看得淡些，不過是前後輩之間的嘻皮笑語；看得重些，區區幾句話也不能做為呈堂證供。她將平板介面恢復到自己操作之前，按了休眠，悄悄放回勝德的公事包裡。避免徒增困擾，葳婷後來未曾再偷看勝德與女孩的對話紀錄。但她偶爾仍免不了就著各種可能性，天馬行空繼續發想。

血液衝進頭部，眼前星點紛飛，額頭滲出黃豆大的汗。推演過千百遍，也

沒料到實際發生時仍會六神無主。

歲婷恍然大悟：如果是溫蒂老師，發現沒有人應門，早就打電話了。只有符合蕾比那種身分與目的，才會在別人家門口徘徊那麼久。新的煩惱來了，她不確定剛才蕾比究竟有沒有和自己對到眼；如果有，該主動開門嗎？

歲婷一時之間猶豫不決要擺出哪一種姿態。

既然如此，就先繼續做甜點吧。歲婷發現雙腿的力量已經回來了，她走回廚房，將檸檬汁和蛋液倒入琺瑯鍋，砂糖減半，這樣的效果和多加檸檬汁差不多。她又朝鍋裡擗一塊無鹽奶油。按理說，是先將其餘材料適度加熱混勻，離火降溫後才放奶油，靠餘熱慢慢融化比較能嚐到醬料的層次感。但現在歲婷只想盡快完成它。她將火力轉至最小，拿著湯匙不斷攪拌。

琺瑯鍋裡的液體逐漸濃稠，湯匙劃過會留下柔順的紋路。歲婷拿一根筷子蘸了一點檸檬醬品嘗。剛入口的酸勁讓她忍不住擰緊眉頭，口水從舌下湧出。但在酸的底蘊下，逐漸能品嘗出依稀的甜味，浮沉在奶油與蛋黃交織而成的絲滑質地裡，仍然保持輕盈。謹慎地吞下後，整個口腔都留有淡淡的檸檬果香。

歲婷想，自己應該先去洗個澡，仔細打扮一番。挑一件靛藍的翻領過膝洋裝，搭配碎鑽單珍珠項鍊。端莊嫋淑。對方還以為年輕是一件武器，殊不知擺到她旁邊，就剩滿眼的輕浮。

年輕所能憑藉的，也不過是那具緊緻的身材。她無意識掐了掐腰間，猛然想起自己肚臍下方接近會陰的位置，有一條橫向的疤。

十五公分，那是歲婷人生的縫隙，隱約透著神秘的光。她拿全部的生命做賭注，鑽不過，乾脆就卡死在崖縫裡；鑽過了，便是蝴蝶爬出的蛹殼。產後第一次回診，老頭似笑非笑地說，蟹足腫是體質問題，你能做的就是多貼美容膠帶。母子都平安，還有什麼不好的嗎？歲婷以前聽護理長說過，老頭私底下把女人分成兩類，性功能和功能性。少部分前者後來會變成後者，但逆回去就不行。是以老頭的診間桌上，擺的是三十年前的結婚沙龍照；但一旁跟診的護士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更新，像掀開俄羅斯套娃，一個比一個小。老頭覺得她是哪一類的女人呢？

幾乎要接受老頭的話。她跟孩子都平安，還有什麼不好的嗎？

直到某天，自己在凌晨三點好不容易哄睡哭鬧數小時的凱凱，抬起頭，客廳散落一地的玩具，廚房水槽裡堆滿奶瓶，吐奶尿濕的衣褲從洗衣籃滿溢出來。勝德似乎兩天沒有回家，還是更久？她四下張望，更衣鏡裡呆坐著一個她不認識的女人，那麼乾黃、那麼邋遢。

葳婷當機立斷，第二次設下目標。幸好勝德還是持續給她錢，有錢，就能把一切瑣事轉嫁給需要錢的人，她因此在精神和生活上重拾許多餘裕。體態恢復得很快。可是當自己在床上千姿百媚地綻放，卻覺得丈夫的視線不再停留於她的乳房或下陰，反而深陷在肚皮那條肥糯糯的蚯蚓上。蝴蝶不知道什麼時候飛走了。

這條縫隙讓她生，這條縫隙要她死。

葳婷發現自己正用雙手摳挖著那道疤痕，好像強行要將它撕下來，周圍的皮肉都有點紅腫。生完凱凱，她彷彿成為一枚過度妝點的蛹殼。

葳婷木然地拿起打蛋器，一把插進裝著蛋白的鋼盆中，肘關節機械式轉動，開始打發蛋白霜。也許這就是她的特長之一，能把頭腦和身體分開來運作。眼前的舒芙蕾，是她僅存的，仍能全權掌握、尚可期待的事情。

打發蛋白霜的過程，需要分多次加入糖。這步驟沒辦法像檸檬醬一樣，材料一股腦兒先混在一起才動手。烹飪課老師說，砂糖會吸出蛋白裡面的水分，一次全下就不好打發。葳婷先倒入四分之一的量。糖粒隨著翻滾的渦流捲入半透明的蛋白裡，用打蛋器尖端刮向盆底，顆粒感很快就消失了。這個時候，就可以再加入第二次的糖。同時，蛋白因為攪入大量的空氣，顏色逐漸趨於乳白。

白色的蛋白霜。白色的廚師服。白色的牙齒。

「跟大家介紹：這是我們新學期的老師，Mike，麥主廚。」廖太太說。

「小廖，你是去模特兒公司找的啊！哪有廚師這麼帥，又這麼年輕的？」

「我們這群阿姨看他做菜，都不用吃就飽了。」

「你們不要看麥主廚年輕，他可是法國藍帶學院畢業的耶！」

「唉呦！麥主廚，有沒有人說你是『師奶殺手』？」

「方太太，妳這樣說就暴露年紀了。現在都叫『小鮮肉』。」

歲婷站在烹飪教室最後排的流理台，遠遠看著太太們圍在麥主廚旁邊，好像一群沙皮狗舔著一根新鮮的骨頭。

麥主廚微笑搔頭，露出八顆潔白的牙齒。

整堂課，麥主廚的一舉一動都有聚光燈。教的是龍蝦濃湯，太太們頓時都笨手笨腳起來，嚷嚷好恐怖，紛紛舉手讓麥主廚來幫忙剖龍蝦，她們負責在一旁欣賞、喝采。有一句網路用語是，帥到讓人排卵，歲婷覺得那天烘焙教室裡骨碌碌的卵，足夠捏好幾盒上等的鮭魚卵壽司。

麥主廚比那些餓虎撲羊的太太小上快兩輪，但歲婷跟她們也有一段年齡差，所以並沒有像太太們一樣表現出浮誇的讚嘆。當然，麥主廚是很好看的，乾淨整齊的牙齒、濃密的眉毛、明亮清澈的眼睛，應該也有勤上健身房——單手持鍋時浮出鼓鼓的二頭肌，轉過身約略呈現倒三角的胸背線條。可是她並沒有像其他太太一樣爭相請麥主廚幫忙，不是面子的問題，就是沒有那麼想。

太太們時常逛百貨公司，整層樓的甜點專區，她們用整個下午從A棟慢慢逛到C棟。每到一家甜點店，大家圍在冷藏櫃前，東指西指，為造型各異的蛋糕驚呼不已。看起來都好好吃，張太輕聲說，現在的甜點真是越做越厲害了。但連番稱讚之後，眾人就乾脆地移動至下一家，面對店員遞過來的試吃，只是笑笑婉拒。歲婷記得張太生日當天，面對一座三層大蛋糕，吹完蠟燭，壽星只是忙著分切蛋糕，卻始終沒有動自己盤子裡的那片。歲婷問張太，生日吧，放縱一點應該不過份吧？

「吃了這個，晚上就吃不下了。張醫師要帶我去吃日料呢。」張太笑著說。空虛的糖份和鮮奶油入胃，就吃不下真正有價值的菜餚。

麥主廚教的龍蝦濃湯簡單又好喝，上周三，歲婷又在家煮了一次。那天是勝德和醫院高層開會的日子，談的是未來幾年藥品的進價和相關事宜。勝德說公司告知他目標價格和最後底線，下達只准成功不許失敗的命令。歲婷想，不論結果如何，煮一鍋湯總不會錯，成功，她和他一起慶祝；失敗，家裡還有一鍋暖呼呼的湯安慰他。

直到十點，勝德的手機還是沒有接聽。

也許為了討大佬歡心，一起上 KTV 或居酒屋了？歲婷猜測，她想打給勝德的同事，瞪著手機數字鍵，才發現自己不知道究竟要打給誰。勝德提過那個能力很強的下屬，好像叫小周——還是小宋？她赫然發現，不管小周小宋，都是聽勝德隨口提起，卻從來沒有見過，更不會有他們的電話了。努力回憶，歲婷只能確定小宋是最新一期的實習生。

最新一期的實習生。——蕾比是哪一期的呢？

龍蝦湯微微地滾了，中心冒出細小的泡泡，伴隨低沉的聲音，如果不是屋子極為安靜，幾乎不會聽見。歲婷將火再次關掉。只要想到蕾比，她就暫時忘記關心勝德什麼時候回來。她又忍不住把蕾比和勝德的對話紀錄在腦中來回審視。重複幾遍，腦袋越發裝不下其他人的名字。

玄關傳來門把轉動的聲音，很快門又碰的一聲摔上。

「回來啦，今天和張醫師他們談得——」

「他媽的不要跟我提張醫生！他那種人不配當醫生！表面上和善，私底下什麼要求都敢提！操！仗著自己現在爬得高了，硬要跟我凹一台 echo！」

勝德邊走邊將西裝外套和公事包丟到地上，磁釦遭受碰撞彈開，裡頭的文件灑落一地。他一屁股坐到沙發上。

「幹！想也知道上面不會答應。但這個生意談不成行嗎？最後，還不是我要吸收！」

「拜託你小聲一點好嗎？凱凱已經睡了，不要吵醒他——」

「你不要拿兒子來壓我。echo 少說十幾萬你知道嗎？我跟你說，我們今年不用去日本了。」

「怎麼這樣，凱凱很期待去迪士尼的，你這樣他會很失望——」

「你就是太寵他了，不去迪士尼又怎麼了？難道這個家什麼都要順著他？」

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只是你答應過他，通過鋼琴檢定就會去迪士尼玩的。他為了這個，這幾周都要我陪他練琴到很晚。」

「花那麼多錢給他去上鋼琴課，本來就要好好學。通過鋼琴檢定是理所當然的吧？」

「我——我不想跟你吵這個。我只是覺得要把凱凱當大人看，講信用。」

「好啊，當大人看是吧——大人就要理解答應的事不一定會做到吧？大人就要知道做好本分天經地義吧？大人就要體諒父母的難處吧？」

「……你今天應該太累了，我有煮龍蝦濃湯，特別在烹飪班學的，我去幫你盛一碗。」

「龍蝦？你沒事幹嘛買龍蝦？是嫌我賺的錢太多嗎？然後，我早就對你去烹飪班不爽很久了，網路上那麼多食譜是不能自己查嗎？」

「烹飪班會請專門的廚師，教一些撇步——」

「怎樣？你是要去開餐廳嗎？自己吃的有必要搞那麼多花樣嗎？況且你每次上完課就跟那群貴婦去吃香喝辣，家裡的廚房你用過幾次？你沒有在賺錢就算了，非得要去外面亂花錢才高興嗎？我再說一次，那種烹飪班，就是在騙你們這種吃飽太閒的人。」

「——媽咪，爹地回來了嗎？」

歲婷和勝德暫時都安靜下來，轉頭看著站在房間門口的凱凱。

「凱凱乖，爹地今天忙了一整天，都還沒吃飯，媽咪在煮宵夜給他吃。你先去睡覺好不好？」歲婷走過去，用身體擋住勝德。

「可是我睡不著。」

「那——那我們讓爹地先吃飯，媽咪陪你看故事書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！那我要聽《南瓜燈》。」

歲婷將凱凱帶回房間裡，先是唸了故事書，再唱幾首兒歌，最後泡了一瓶奶，才勉強讓凱凱再度睡回去。打開房門，勝德坐在餐桌，端著一碗湯在喝。

「烹飪班的部分，如果你覺得太貴，下一期我就不要報名了。可是，我覺得我們還是帶凱凱去一趟迪士尼吧。這幾周我陪他練琴，他好多次都低頭快要睡著了，還會要我叫他起來。我真的覺得他值得去好好玩一下。」

「我本來好不容易氣消了，你又要氣我是嗎。怎樣？他練琴最辛苦，我賺錢不辛苦？」

「我沒有拿你跟他比較——」

「哪沒有？喔，還是，最辛苦的是你？也是，他一個小孩子能花多少錢。你藉著他的名義去日本，又要大買特買了吧？上次那些愛馬仕還不夠嗎？錢不是你賺的就不會痛吧？」

「你不要一直錢錢錢。你在外面認真賺錢；我在家裡也有盡責地顧凱凱。」

「盡責？你如果盡責的話，幼稚園的老師會打給我？」

「打給你？」

「她說你兒子在學校打人咧。」

歲婷一時語塞，勝德看她不說話，便氣焰高張地說下去。

「你不就真的很盡責、很會顧，顧到小孩學會打人，老師都跑來告狀了。我每天在醫院東奔西跑，就想起碼你有在家好好教小孩。結果？時間都拿去跟太太聊天吃下午茶啦？」

「顧勝德，你賺那幾個錢了不起啊？人家貴婦都請打掃阿姨來，我們家呢？請得起嗎？沒有我煮飯打掃弄小孩，家會自己變乾淨？小孩吸空氣就會長大？」歲婷一下子氣不過，「賺錢就是老大啊？」

勝德抄起餐桌上一個東西，就往妻子的方向丟過去。等到歲婷反應過來伸手要遮擋，右邊顴骨已被敲中。是她新買的攪拌棒。再差兩公分，就會砸進她的眼球。刺痛使她閉上眼皮。

「爹地，丟——」

黑暗之中，她聽到一句稚嫩的聲音。一顆皮球撞擊地面，發出微微的震動。

門鈴第三次響起。

歲婷有點焦躁，從現在起她真的抽不出手。糖已經全部加完了，接下來就

是持續打發蛋白霜，讓蛋白一路從濕性發泡轉變成乾性發泡。如果中途因故暫停，好不容易綿密的蛋白就會開始消泡，組織結構不斷崩解，即使之後嘗試再久，也很難打出穩定的蛋白霜。包含接下來的步驟：蛋白霜和麵糊拌勻、以及最後煎舒芙蕾，必須一氣呵成，一旦耽擱，雲朵般輕盈的舒芙蕾就塌成塞胃的鬆餅。

玄關的對講機也許又正常了，歲婷依稀聽見沙沙人聲。

男聲？

迦恩！歲婷心中閃過麥主廚的名字。她在百貨公司退攪拌棒時，沒有和櫃台人員大聲理論的主要原因。當時她正要提高嗓門，卻看見遠處疑似麥主廚的身影，熱情地向她打招呼。

「哈囉！我記得您是……顧太太？」

麥主廚穿著撞色的鮮豔籃球衣，露出手臂上刺青圖騰。刷破的牛仔短褲搭配白襪球鞋，手指帶著幾只寬戒指。歲婷想，也只有大學生年紀的人才會穿這樣來百貨公司。

「我……我是來退貨的，這個攪拌棒才剛買，沒用就壞了。」

「真的？這是大品牌耶，我也一直都用他們的攪拌棒。你該不會是買到機王了吧。」

「小姐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為您——」

「算了，算了，反正你們說會幫我修好，而且送到家是吧。你們也只是負責賣東西的，就這樣吧。我還要趕去買菜呢。」

說完，歲婷就急急忙忙離開櫃位。麥主廚跟了上來。

「顧太太也會來這裡買菜？」

「是、是啊。有些進口的香料，這裡比較齊全。」歲婷看到一排香料櫃，便如此回覆。他們一起走進了生鮮超市。

「哈哈，沒想到顧太太常常自己下廚。我是因為後天有一場私廚，所以特地來買要用的食材。」

「『太太』好老喔！我叫歲婷。」

「真的嗎？抱歉抱歉！我就覺得歲婷姐比烹飪班的其他太太年輕很多，還想說是不是媽媽帶女兒來上課呢！」

「麥主廚真的太幽默了。」

「哈哈！不過，平常我比較喜歡被叫迦恩。大家聽到主廚，腦海中的形象都是一個翹鬍子的胖大叔吧！」

歲婷很驚訝迦恩私底下這麼活潑，烹飪班上，怎麼看都只是個靦腆禮貌的大男孩。這樣的反差，引起歲婷聊天的興趣。

「麥……喔，迦恩，你上次教的舒芙蕾，我有一點不懂吶。」

「是哪一步呢？」

「就是打發蛋白霜啊。食譜上都說打到乾性發泡，課堂上有你幫大家檢查，可是我自己在家就不太知道什麼程度才算OK。」

「喔，這的確是很多烘焙新手會遇到的一大困擾。我跟你講一個很好記的口訣，就是五個字，『男生看美眉』。」

「蛤？」

迦恩從蔬果區隨手拿了一根胡蘿蔔，在歲婷眼前比劃：「就是……男生在看到美女之前啊，那裡原本是軟的嘛，這個就是濕性發泡——你把打蛋器拿起來看，沾在上面的蛋白霜，尖端會垂垂軟軟的。」

「呵！」歲婷笑出聲來。

迦恩原本還有點擔心，歲婷會不會因為這種程度的笑話，就覺得不舒服。看來是恰到好處。

「對，然後乾性發泡，就是男生看到美女之後，那裡就翹起來了嘛。這時候把打蛋器拿起來，你看蛋白霜的尖端就是硬挺的，抖一抖都不會晃。」迦恩將胡蘿蔔朝斜上方指。

「這個口訣是你自己想的嗎？真的很天才吶！」歲婷推了迦恩一下，「你這樣害我以後打蛋白霜，腦中都是那個畫面了啦！」

迦恩傻傻地笑著，變回烹飪班上可愛的大男孩。

「歲婷姐這麼捧場，我再告訴你一個祕訣：你在做檸檬醬的時候，可以加入一些檸檬皮。因為檸檬的真正香味，主要都在皮裡的精油。加下去，整個味道會提升一個 level！」

「哦？是指把檸檬皮切碎一起下去煮嗎？」

「是不是，是只要檸檬皮綠色的部分，白色的會苦。可以用傳統的削皮器慢慢削。」

「可是綠色的部分不是很薄嗎？要技術很好——我不像『某人』去過藍帶學院，有這種技術啊。」因為剛才被迦恩逗笑了，歲婷也跟他開起玩笑。

「喔，那我推薦你用這個。」迦恩在檸檬堆旁拿起一件廚具，看起來像一把長劍，劍身的部分有無數凸起的小鐵片和圓孔。「這是專門用來刨檸檬皮的刨刀，只要把檸檬在上面輕輕一刮，就可以很輕鬆地得到綠色的皮喔。」

歲婷接過洞洞寶劍，放入自己的推車。

其實也沒有真的要買什麼，歲婷乾脆跟著迦恩一起逛。看他拿起一盒盒牛排、龍蝦，她順便請他幫自己各挑一盒。

「我把這裡面最優的給你。」迦恩笑著說。

「這樣好嗎？這不是你私廚要用的食材嗎？」

「歲婷姐我跟你說，反正那些人根本吃不出真正高級的食材，不用給他們吃那麼好的。你會問我打發蛋白霜的問題，就代表你對料理是有愛的，那這樣，你就比那些人更值得擁有最好的食材。」

「因・為・你・值・得。」迦恩模仿了廣告的台詞。

歲婷好久沒這麼開心。幸虧那枝攪拌棒。

購物結束，迦恩邀請歲婷到自己的廚房參觀，順便試幾樣新菜。令歲婷最有印象的，是迦恩在烤魚上擠檸檬汁。原本以為就像居酒屋那樣，捏著切成半月狀的檸檬瓣，從兩端擠壓。出乎意料地，迦恩只是將檸檬對半剖開，並於切面插一根叉子，一手倒扣檸檬，一手用力旋轉叉子，檸檬汁就這麼滴溜溜地流

下來了。

「原來廚師都是這樣子把妹的？」歲婷咬著果汁的吸管。

「才沒有呢，是因為歲婷姐大駕光臨，我當然要把畢生絕活都拿出來啊。」迦恩拿白毛巾擦拭著柳葉刀。

「算了算了，你這些花招還是拿去秀給那些太太們看吧。她們高興，你就會是烹飪班的常駐老師了。」歲婷搖搖頭。

迦恩舉起右手，做了一個品嘗的動作，然後右手擰胸，裝出陶醉的表情，踉踉蹌蹌退後好幾步。

歲婷不小心噴出一點果汁。

蛋白霜已經過了濕性發泡，歲婷將打蛋器抽離。男生看美眉。尖端現在已經是半充血的狀態。迦恩那天在百貨公司順便補充，這個過渡階段可以叫做「中性發泡」，認真起來，他又變回麥主廚，逗趣被埋在很裡面。歲婷注意到，迦恩的褲襠倒是不像他解釋時的語調那麼中性。理智告訴她，血氣方剛的男生，風吹草動都能一柱擎天，但她依舊感到高興，視為對自己的讚賞。她是可以逆回去的。

門鈴再度響起。

打發蛋白霜不能停。即使是迦恩，也承認消泡的蛋白霜很難挽救。頂多嘗試加入一點泡打粉，或另外打發一顆新蛋白，再拌入原本的蛋白霜裡。可是最終成品的味道和質地，必定有所差異。

稍一分神，蛋白霜差點就要變成一坨坨濕扁的棉花碎屑。歲婷即時將打蛋器移開，鋼盆內的蛋白霜被拉出一根沖天炮。她將冰箱裡的麵糊取出，先挖幾杓蛋白霜加進去。這步驟必須分批加入蛋白霜，比剛才分次加入砂糖尤為重要。麵糊的質地厚重，如果直接將兩者混合，過於劇烈的比重差異會使得所有蛋白霜立刻消泡。必須先犧牲一點蛋白霜，混進麵糊裡減輕比重，再繼續加入剩下的蛋白霜，才能將消泡程度降至最低。此外，兩者並非隨意攪勻，而是需要用特殊的「切拌」手法，用刮刀輕輕將沉於鍋底的材料鏟起，覆蓋到表層，如此反覆。歲婷操作迅速。挖，扣。挖，扣。盆子裡呈現溫潤的鵝黃色，麵糊蓬鬆像剛捲於竹籤上的棉花糖。

門鈴不再響起，取而代之，是鑰匙插入轉動的聲音。葳婷不禁轉頭望向客廳。

「老婆，我回來了——」

辨認出是勝德，葳婷又繼續低頭拌麵糊。

「老婆，你不要再跟我冷戰了嘛。對不起啦，那天真的是我不好，不應該動手的。我剛剛送凱凱去爸媽那邊了，今天我們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兩人世界。」勝德從後方環抱住葳婷。

葳婷還是沒有理他。然後，眼睛和麵糊之間出現一只 Tiffany 盒子。

「對不起啦，這個送你做為賠罪。我跟你說，今天公司批准了，張醫師要的那台 echo 可以報公帳。所以我們又可以帶凱凱去迪士尼了！然後，你到時候想買幾個包包就買幾個，好不好？」

葳婷掙脫勝德，端著麵糊走到瓦斯爐前，開火加熱平底鍋，並倒下一匙麵糊。

「哇，老婆，這是你在烹飪課學的嗎？實在太厲害了。我跟你說，你一定要繼續報下一期的課程，喔，學費我已經轉給你了。在家就能吃到甜點店的水準，這個錢花得太值得了。我還記得，當初我們在信義區約會，好像也很常吃這種厚厚的鬆餅，我沒記錯……大概三百多塊吧？你看你幫我們省下這麼多錢。」

葳婷有點激動，他們在信義區的約會的時候，舒芙蕾根本還沒紅起來。而她上禮拜才和敏敏去吃過一間，店門外長長的隊伍，盡是年輕女孩。兩人邊排隊邊笑自己格格不入。

「我看到你手機——」葳婷開口，卻被計時器的逼逼聲打斷。她小心翼翼地用矽膠鍋鏟將舒芙蕾鏟起，翻面。

煎好的那面透著完美的金黃，蛋香撲鼻。舒芙蕾看似主要功夫落在蛋白霜，實則還是品嘗蛋黃的味道。葳婷曾好奇嘗試將蛋白霜獨自下鍋烘，成品是一坨中央凹陷的白色泡泡，滿嘴空虛。

短暫沉默後，葳婷再次開口：「我是說，我看到你的手機已經用很久了。難

得你搞定一個大單子，不要只想著我們，也要對自己好一點。我們待會就去旗艦店買支最新款的手機吧。」

「謝謝老婆！我就知道你對我最好了！」勝德緊緊摟住歲婷，往她臉頰親了又親。

「行了行了，你幫我刮一點檸檬皮吧。我有買一個專門的刨刀。」歲婷將那支洞洞寶劍從流理臺下方的櫃子拿出，遞給勝德。

看著先生拿起檸檬，就著刨刀上的小鐵片來回刮，歲婷走到冰箱取出檸檬醬，又打開冷凍庫，掃視一整排口味各異的冰淇淋，最後選擇了萊姆葡萄。

「喂老婆，你是不是又被推銷員洗腦，亂買東西了。」勝德的聲音傳來。

「蛤？」

「這支刨刀根本不利啊，你看我刮半天才只有這麼一點點。」勝德舉起手上的刨刀，上面幾乎沒有檸檬皮屑。

「那——那就算了吧，檸檬皮只是拿來裝飾，也不是一定要的。」

「哼哼，你以為你老公是誰？」勝德走向流理台，彎下腰，拉開抽屜一格一格翻找。

歲婷懶得阻止他，逕自將舒芙蕾盛盤，淋上檸檬醬，並挖起一球冰淇淋擺盤。

「登登！你看這是什麼？」勝德再次出聲，語調變得高亢，「磨！蒜！器！跟你那支的構造幾乎一模一樣，還銳利多了。重點是，價格一定只有那支的十分之一對吧？」他一邊說著，一邊將檸檬壓在磨蒜器的齒牙上，猛力研磨起來。果然很快就累積出一撮檸檬皮屑。勝德得意地望向妻子。

歲婷一時語塞，片刻後，勉強擠出了一絲微笑。